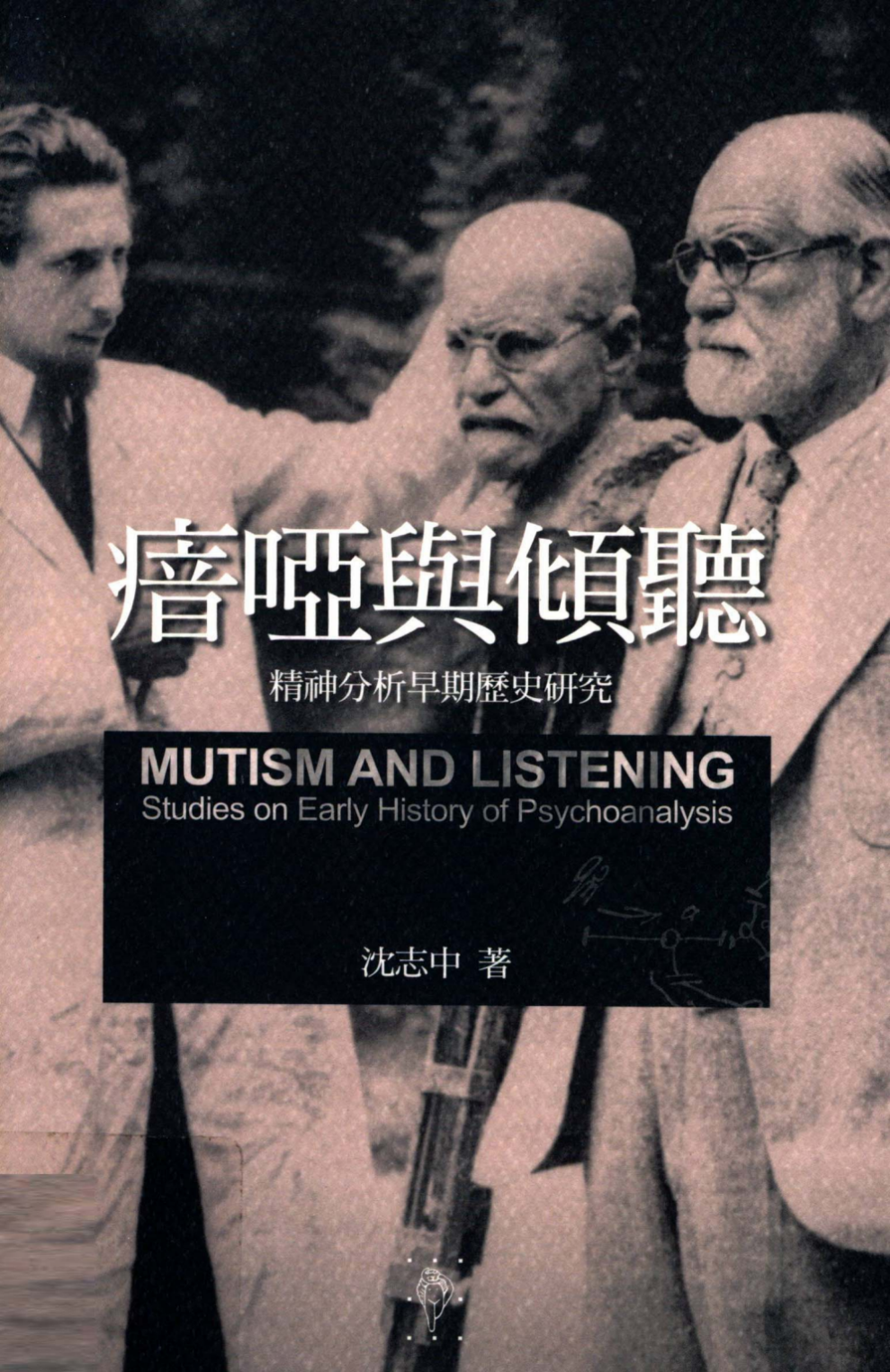




瘖啞與傾聽

精神分析早期歷史研究

MUTISM AND LISTENING

Studies on Early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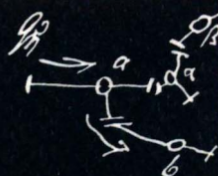
沈志中 著





9 789868 485938

ISBN 978-986-84859-3-8 NTD420



瘖啞與傾聽

精神分析早期歷史研究

沈志中



《痞啞與傾聽：精神分析早期歷史研究》

© 2009 沈志中

執行編輯：賴奕璇

文字編輯：楊惠芋

封面：黃瑪琍

印刷：崎威彩藝

定價：420 元

ISBN：978-986-84859-3-8

2009年6月 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出版者：行人文化實驗室

106 台北市溫州街十二巷十四之一號

電話：886-2-23641944

傳真：886-2-23641946

<http://flaneur.tw>

郵政劃撥：19552780

總經銷：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瘖啞與傾聽：精神分析早期歷史研究／沈志中[著].

——初版.——臺北市：行人，2009.06

336 面：14.8 x 21 公分—

參考書目：23面

ISBN: 978-986-84859-3-8 (平裝)

1. 精神分析 2. 史學方法

175.7031

98008663

Mutism and Listening

Studies on Early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Chin-Cung Shen

目錄

7	緒論
19	第一章 瘖啞與傾聽
33	第二章 十九世紀神經學的大腦神話
	（一）佛洛伊德早期神經學論文
	（二）佛洛伊德的大腦理論
43	第三章 佛洛伊德與大腦理論批判
67	第四章 失語症
	（一）失語症是一種精神疾病
	（二）《失語症釋義》
107	第五章 歇斯底里
129	第六章 從神經學到精神分析
	（一）佛洛伊德早期的歇斯底里研究觀點
	（二）過渡到心理學領域
159	第七章 回憶之惡
	（一）淨化療法
	（二）文字的魔力
	（三）記憶之惡
	（四）與布洛伊爾合作的歇斯底里新構思
	（五）記憶的檢索模式與歇斯底里的精神治療

195	第八章 早期神經學理論
	(一)性病因神話
	(二)第一焦處理論
	(三)精神衝突與防禦
	(四)誘惑理論
217	第九章 心靈裝置
	(一)〈科學心理學大綱〉
	(二)從神經元裝置到心靈裝置
	(三)心靈裝置與歇斯底里病理現象
261	第十章 心靈裝置的演化
	(一)理論的修正
	(二)性發展與自我發展之不同調
	(三)心靈裝置的第一個拓模論
	(四)心靈裝置的結構
293	註解
307	參考書目

緒論

若從「精神分析」(Psychoanalyse)這個詞最早出現的1896年算起，精神分析已是有百年以上歷史的陳舊科學。我們對精神分析的研究態度，當然不能如同學習一種新技術、操作一種新機器般——即使是一種概念的機器——以一種有如應用操作手則般按圖索驥的方式，將精神分析概念應用在臨床或文學批評、文化研究領域。

相反地，這一百多年，意味著一方面，精神分析是一門具有歷史的學科，任何關於精神分析理論或治療的研究均不可避免必須涉及精神分析運動史的研究。就此而言，對佛洛伊德著作的熟悉、精神分析語言的精確掌握以及對精神分析運動史的探討，已構成精神分析理論與治療之研究的先決條件。而另一方面，這一百多年也表示精神分析是一門處於歷史中的學科。它構成當今文化中的一個議題，必須被置於歷史中，受到不同文化與歷史觀點的批判。然而，何種文化與歷史觀點？悖謬之處正在這個問題之上。

我們所處的文化與歷史以及相關的論述(無論是性別、家庭結構、人格、語言、社會關係等等)，沒有一處不深深地受到精神分析概念所影響。如何將精神分析置於一個受到精神分析深刻影響的歷史中？又如何以深受精神分析影響的歷史論述去研究精神分析？這似乎有如一條張口自吞尾巴的大蛇，不知道終點在哪，我們終將迷失在我們的研究所設下的陷阱？

事實上，德希達(Jacques Derrida)也曾提出過這個質疑，特別是在〈公正地對待佛洛伊德〉(Être juste avec Freud)這篇文章中，對傅科(Michel Foucault)著作的詰問(Derrida, 1992)。對德希達而言，傅科的歷史企圖，在於將精神分析放入一個更廣泛的「性配置」(dispositif de la sexualité)的動力歷史中。傅科在《性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第一冊「知識的意志」(*La volonté de savoir*)中開宗明義地提倡，以一種不同於傳統「觀念史」的方法去研究「性論述」，並且認為如此地研究「始於古典時代發展而來的性配置歷史，可謂相當於精神分析的考古學」(Foucault, 1976: 172)。他指出精神分析在歷史上的出現，與性配置以及相關的其他差異機制的普遍化有不可分的關係。而精神分析在當代性史所扮演的角色，主要在於使長久以來的「告解」傳統，被賦予一種解除了性抑制的新意義。

但在另一方面，德希達認為，傅科雖未言明，但他所謂的「現在性歷史」觀(histoire au présent)卻更顯示出他受到佛洛伊德之歷史觀的影響。¹德希達質疑傅科之處，正是在於傅科以佛洛伊德的史觀研究精神分析歷史，但卻從未在著作中承認他之於佛洛伊德的債務。

如我們所知，傅科的著作藉由將屬於傳統歷史之邊緣的歷史課題推向歷史書寫的中心，而開啟了一種關於歷史「不連貫性」(discontinuité)的知識論課題。但較常被忽略的是，傅科著作的這個新的歷史向度，也同時在歷史書寫的方法學上帶入了另一種不連貫性，因為傅科的歷史書寫翻轉了歷史論者與過去時間的關係。傅科提醒了歷史論者，他們所涉及的並非是「過去的歷史」(histoire du passé)而是一種「現在性歷史」，同時，在這種新的時間關係中，歷史並非全然是階段性或連續性的組織。

但德希達質疑，傅科在提出這種現在性歷史觀點的同時，是否忽略了此一觀點與佛洛伊德更早所提出之歷史觀點之間的連續性。事

實上，精神分析論述並非僅如傅科所說，為歷史上各種「性論述」之一，而是一種強調「當下性」與「現在性」的性論述。正是這樣一種對知識論連續關係的忽視，使得傅科在著作中始終將精神分析化約為一種歷史論述的對象，而非其理論的參照與引伸。而這也是為什麼德希達在對傅科的批判中認為：

傅科始終將精神分析客體化且化約為其所言之物，而非其所得以言之物。(Derrida, 1992: 147)

德希達質疑的正是傅科之於佛洛伊德的某種可能的聯繫，或如德希達所說，某種「債務」(dette)關係。特別是德希達詰問，在傅科巨大的瘋狂史計畫中，精神分析的地位與角色為何？對德希達而言，作為傅科著作的根源、並使它得以開展的時間與歷史條件，並不是傅科著作中所陳述並試圖客體化的時間與歷史條件。德希達假借傅科的詞彙批評：

傅科計畫的可能性過於屬於「精神分析時代」(âge de la psychanalyse)，以致於在他將精神分析當作一種課題的企圖中，他僅是再度地讓精神分析婉轉地自我陳述。(Derrida, 1992: 191)

德希達的這層歷史省思，將是我們此一系列精神分析研究的起點。換句話說，從精神分析時代的歷史角度研究精神分析，而不自處於鳥瞰的視野，以歷史主義的觀點單純地將精神分析化約為一套完整、可在歷史脈絡中歸檔的終結學說。相反地，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論述與精神分析之間的債務關係。這意味著，不僅應將精神分析作為論述的對象，而且也應將它作為我們論述所藉以展開的主要理論根

據：一種「排除性併入」或「併入性排除」的曖昧關係。因此，重要的不是帶著防塵手套去重新拆封已經被塵土淹沒許久的檔案，不是如教科書般地細數精神分析曾提出哪些概念；而是從精神分析當今的命運去審視這些概念被提出時，是為了解決什麼樣的問題、同時又開啟了什麼樣的向度、遺留了什麼樣的難題。如此才能在我們生活周遭，在我們對於人的心靈、思想、情感等一般概念中，重新發現精神分析影響的無所不在。如果這是一種知識考古的工作，那麼借用佛洛伊德的話來說，我們期待這是一種能讓「石頭開口說話」的考古學。

此一研究的宗旨也趨向於拉普朗虛(Jean Laplanche)所主張之「〔與〕佛洛伊德一同詮釋佛洛伊德」的理論企圖，亦即建立以佛洛伊德著作為基礎之精神分析理論研究，並企圖與精神分析一起閱讀精神分析(Laplanche, 1992: 21-36)。

然而此一精神分析研究方法的特殊性何在？

佛洛伊德經常將精神分析「詮釋」(Deutung)的對象，如神經症症狀、主體的行為或論述、夢的敘事、陳述，甚至臨床觀察的紀錄等，視為有待被賦予「意義」(bedeutung)的文本。而一般均認為，精神分析的貢獻在於發現在這些文本的背後或字裡行間所隱藏的另外一個意義。此一觀點極易被佛洛伊德所提出的另一個概念誤導，即「無意識形成物受到多元決定」。如在「凝縮」(Verdichtung)作用之下，夢中的任何元素，均由許多不同夢思維所交錯構成，彷彿是網絡中的結點。在這個多元決定觀念影響下，人們很容易認為，精神分析所面對的這些文本容許各種不同的詮釋。同理地，當人們面對著佛洛伊德的著作時，便認為不同的論者也可以對佛洛伊德有不同的詮釋。無論此種論點是否正確，我們必須指出，精神分析詮釋的特殊性，絕非在於提供這種各自表述的合理性。對精神分析而言，重要的不僅在於我們所面對的文本具有至少兩個以上的意義脈絡：一個是直接出現在意識中的

文本，另一則是所謂無意識層次的「願望幻想」(Wunschphantasie)，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於能夠遊走於這兩者之間的方法：分析(Analyse)。

這個方法可由精神分析場景中的兩個基本規則來解釋：「自由聯想」(freie Association)，與「同等懸浮的注意力」(gleichschwebende Aufmerksamkeit)。這兩個規則事實上是精神分析方法的一體兩面。因此，精神分析中的分析，並非在於將文本拆解為許多最小的單一元素，而後可以予以綜合重組。精神分析之分析的重心，在於以上這兩個規則中的形容詞與副詞：「自由」(frei)與「同等地」(gleich)。顯然，精神分析的分析不是化學分析(chimie)，而比較是一種「鍊金術」(alchemie)式的分析。如夢敘事文本中的任何部分、任何細節，都必須被同等對待，都可能是一則新的聯想的起點。如此一來，精神分析詮釋首重的將是完全地打破、攤平文本的直接、立即的組織。

最明顯的例子，如佛洛伊德1888年發表的論大腦結構的文章，若我們依照其最直接立即的脈絡去讀它，那麼第一、它在主題上屬於神經學，第二、它在時間上早於精神分析這個詞彙出現之前。於是，精神分析歷史正朔或傳記書寫，幾乎無一例外地將這篇文章詮釋為屬於前精神分析時期的神經學論文，並認為它與精神分析無多大關聯，以致於到今天仍很難見到對這篇文章深入的評論。但如果我們打破這個立即直接的意義脈絡，則不難發現這篇文章隱藏著精神分析最重要的記憶理論模型，只是佛洛伊德仍無法以當時的神經學概念釐清這個理論。換言之，記憶理論是以「慾望」的型態存在於這篇文章中，而後不斷地出現在佛洛伊德的著作裡。

此種以精神分析為基礎對精神分析進行的閱讀，不僅僅只是「回到佛洛伊德」或「回到佛洛伊德的著作」，而是回到佛洛伊德思想孕育的「原生狀態」(status nascendi)，並從中找出驅使佛洛伊德提出新理論的慾望，以及為了回應這些慾望所提出的各種理論嘗試。